



# 波米叔叔奇遇記

## 前世今生



波米叔叔來到仙境？



波米見到死去的親友。



電影是泰國人對社會的反思。



泰國導演獲得國際肯定。

泰國電影不只是《拳霸》一類動作片。泰國有深厚文化背景，近年電影業不斷發展，質素也不斷進步。最近，泰國鬼才導演阿彼察邦·韋拉斯花古 (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) 的作品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(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)，更榮獲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大獎，並同獲香港亞洲電影節別注電影，十分「威水」。

泰國一直給人神秘的感覺，但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從一個輕鬆角度，講述當地人傳統對前世今生、輪迴的創意幻想。

■ 文：所羅門 圖：安樂影片

近年，阿彼察邦憑《夏夜迷情》(Tropical Malady) 等作品，在康城等大型影展中多次獲評審團大獎。金棕櫚大獎，更是影展中最高殊榮。

### 臨終前的奇幻經歷

故事講述泰國人波米叔叔年紀老邁，發現自己出現急性腎功能問題。他深知時日無多，便跑回泰國東北老家，倒數生命最後時光。在他生命的盡頭，失落時卻「遇上」一班已過世的摯親，某天夜裡發現亡妻與失蹤兒子竟然不約而同地出現，如影如幻地回到他身邊。一家人一起吃晚餐，陪伴他一起回憶「前世」的道路。突然間，他進入了一個奇幻世界：看見兒子「變成」了長紅眼睛的鬼猴，又「見到」在水中尋歡作樂的鯉魚和公主，在「超現實」的空間，交織着詭譎幽默、但卻又感人肺腑的「前塵」故事。

他們希望找到得病原因，所以和家人穿越森林，被一股莫名力量牽引到山丘頂一個洞窟。波米叔叔發現，這個洞窟是他「第一世」出生的地方；而幾千年前有着半面殘缺的悲傷公主，亦曾在這裡將自己獻身給湖中的一尾魚。他認為，也許這個悲傷公主是自己的「某一世」。

一輪奇幻經歷後，波米叔叔又回到臨終的光景。感覺上又好像返回現實，又好似回到「輪迴」的起點。在其生命將近終結的一刻，真的能展開新的旅程嗎？人生在世，又究竟有沒有輪迴呢？

### 亞洲最具創意導演

最近，各大亞洲傳媒都把阿彼察邦評為「亞洲最具創意導演」。在他今次的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中，再次發揮實驗電影精神，用唯美鏡頭把自己對泰國東北家鄉的情感和奇想，通通投射在作品中，企圖透過電影，探索人類、自然和超自然世界的奇妙關係。

「我希望把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獻給我的家鄉，以及所有陪伴我長大的那些電影。」阿彼察邦表示，泰國人傳統上相信人類死後會有「奇怪的經歷」。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正圍繞這個主題，闡釋人類和動植物間的關係。」透過想像力和美術，他嘗試抹去真實和幻想的分界。「電影中呈現的影像和意念其實是很多泰國人對泰國



電影獲得國際獎項。

文化、宇宙觀、神話的集體回憶。」他表示，一般「怪異片類」喜愛把主角的「前塵故事」平鋪直敘。他卻使用了西方電影「探索時空穿梭」的手法，去解說泰國神話。

「泰國和西方文化不斷交流，別國的手法或許能為本土觀眾揭開新的一頁。」他表示，很多科學紀錄電影嘗試以科學的手法，去解說宇宙中的神秘力量和現象，但一些「神怪」電影又過分偏激地用「魔法」等角度解說。「對我來說，我自己則沒有絕對答案。我是導演，電影是用來探知神秘未知世界的平台。」

### 社會不穩 對超自然好奇

「近年，泰國的社會和軍事變動鬧得血脈沸騰，社會思想也出現了很多轉變，當中包括打壓過去，企圖斬草除根。這對電影界都有所影響，因為很多舊文化如舊式戲院、劇院、演技等，目前都在社會失去立足之地。」

阿彼察邦表示，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表面上是科幻片，但其實波米叔叔的經歷，正好象徵泰國人近年患得患失、前路未明的感覺。「人生行到末端，身邊事物逐漸逝去，最後消失殆盡。波米叔叔的故事和信念，也正正是呼應着當今社會情況。」阿彼察邦關心泰國人，但卻對政治經濟不太熱衷，還是努力把電影拍好。

### 創新敢為 回歸原始人性

阿彼察邦於70年代在曼谷出生，童年時多在泰國東北部生活。大學時他主修建築學，他對文化沒落及動植物絕種的理論也有着很大好奇心。修畢建築後，他往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攻讀電影製作，深受西方文化影響。

從94年開始，他開展短片拍攝生涯，並於2000年完成首部長片。98年起，他的作品不斷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。跨越東西文化，他企圖透過作品，以泰國人的「記憶」貫通社會議題故事。「我的電影路線，至今仍堅持着實驗電影精神，和一般泰國商業電影嚴重脫軌。」阿彼察邦，就是喜歡我行我素。他近年成名後，便致力推行實驗及獨立電影，並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Kick The Machine Films。他更發起「原始運動」(Primitive Project)，提供一個多方面創作的平台。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便是代表作。

### 編輯導賞

導演在影展領取金棕櫚獎時說：「這項獎項對泰國歷史及泰國人的歷史非常重要，我感覺好像在另一世界。這電影我拍了三年半，感謝劇組成員的勇氣和耐心，我覺得這部作品是泰國電影的飛躍。」在社會不穩時拍攝電影，真一點都不易。他出身藝術界，比一般導演更有想像力和勇敢。就這樣子，為泰國現代電影開啟一番新局面。

就今生前世、輪迴等問題，阿彼察邦在電影中一直沒有交代和肯定。他企圖透過這些抽象的東西，述說近年泰國人面對轉變、不穩定的無奈。畫面中的所謂「鬼」，可能是主角的臨終想像而已。困苦中，人當然易回憶過去。但人生在世，還是要向前積極努力。幸而，這是一套虛構的電影，離場後大家仍可各自為自己的前路而努力！



### 影片資料

導演：阿彼察邦·韋拉斯花古  
片長：106分鐘  
類別：劇情、奇幻  
上映日期：3月17及19日  
(百老匯電影中心)



### 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## 甚麼才是電影節文化？

本地電影盛事香港國際電影節又快來臨。近年關於電影節的討論，都圍繞商业化後的變質問題，例如愈來愈商業化的走勢，令電影節老觀眾和核心影癡失望。

我已多次為文指出，商业化非香港電影節獨有，這其實是全球普遍現象，甚至在全球化「魔掌」覆蓋下難以避免。愈來愈多商業製作，在明星來走紅地氈和行銷網絡串連誘惑下，排在影展場地作「首映」。影展的開幕、閉幕電影，已變為多方交易結果，早是公開的秘密。

當然，大勢所趨不一定是對，但與其每年作同樣批評和慨嘆，不如問甚麼才是電影節最值得保留的文化似乎更有意義。商業化的對立面不該是完全拒絕，但也必須有底線。不能說人人如此，便可不守原則隨波逐流。跨越底線，辦電影節便再沒有意思，不如只辦展銷會及影視博覽算了。

電影有娛樂大眾一面，也有藝術一面。就後者而言，便需鑒賞、詮釋、評論及思考，乃有美學和理論應用，更有交流、討論的需要。任何電影節都不能完全沒有展示及欣賞藝術電影的空間。若商业化到危害這空間的地步，便是觀眾不能忍受的底線跨越。

就這點而言，今年電影節便推出了一個創舉，便是透過他們拿了香港賽馬會基金捐助而成立的賽馬會電影學堂，主催電影節導賞團。觀眾有機會選擇和他們喜歡的影評人、學者或電影人，一起看戲，看畢更即時探討所觀影片的內容、形式、風格和社會文化脈絡，可供選擇的更多達20組，「帶隊」的包括影評人舒琪、羅卡、登徒、家明等名家。

文化實質不在乎空間和形式，香港還有沒有電影節文化，其實等待大家去創造答案。



### 新碟上架

文：任道遙

## 《社交網絡》Blu-ray

奧斯卡頒獎典禮剛結束，賽前大熱《社交網絡》(The Social Network) 在《皇上無話兒》(The King's Speech) 導演Tom Hooper奪得導演工會獎後，「選情」頓時泛泛起暗湧，結果也真的與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獎無緣。David Fincher被女友拋棄，但更心碎的肯定是David Fincher的影迷。不過，事後倒有不少替《社交網絡》不值的声音出現，足見賽果具爭議性。無論如何，《社交網絡》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，令人意想不到的，原來影碟本身也同樣實力非凡，值得一看。

David Fincher拍攝《社交網絡》消息傳出後，一直以為這是有關Facebook創辦人Mark Zuckerberg的傳記電影，事實卻不然。沒錯，故事涉及Facebook緣起，講Mark Zuckerberg因被女友拋棄，將她及其他大學女生的照片上載給人評頭品足，而這名為Facemash的網站也就是Facebook的前身。

然而，《社交網絡》重點不是Mark Zuckerberg的成功事蹟，反之透過他與伙伴Eduardo Saverin和Sean Parker的關係，寫名利、友情、背叛和人際關係等主題。有別於David Fincher過往花巧的影像風格，這次以平實手法及密密麻麻的對白取而代之，《白宮群英》編劇Aaron Sorkin的精警對白一句接一句，並寫出人生百態，絕對應記一功。

劇本以兩條故事線平衡交錯出現，一條線講Facebook發展過程，另一條則是關於Mark面對兩宗訴訟。第一宗訴訟指Facebook「偷橋」，另一宗則講伙伴Eduardo在網站規模漸大後，其股份反被瓜分至僅0.03%，於是控告Mark。就這兩線發展，成了份量十足的劇本，實在高手。Aaron Sorkin得到今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，可謂實至名歸。

不過，當大家以為一切功勞都歸Aaron之時，請看看《社交網絡》影碟，當中超過個半小時的製作特輯告訴我們，導演David才是靈魂。一般製作特輯都會將重點放在技術解構，但《社》卻從導演創作角度出發，我們可看到導演跟編劇、演員開會的實況，了解他們怎樣斟酌對白，甚至是一個字眼。此外，燈光、美術的平實也是刻意經營，全都花過心思。大家更會發現，David一個鏡頭拍九十九次都是等閒，要求之高令演員沒「一take就要okay」的壓力，表現反更自然。

若說影片要向高度推薦，那麼，影碟就更「瞓身」推介，特別是向那些沒有投David一票的奧斯卡評委們。

